

# 论果戈理的泛俄罗斯主义思想与国家认同

侯丹<sup>1</sup>

(1.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北京 100732)

**摘要:**俄国历史学家奥列格·涅门斯基提出了一个新概念, 即“泛俄罗斯主义”, 其形成的历史基础是东斯拉夫夫人对统一的基辅罗斯时代的共同记忆和对俄罗斯人身份的自我认同。从涅门斯基对概念本身的阐释而言, 泛俄罗斯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并不是新事物, 早在十九世纪就已出现。在俄国作家果戈理的书信和创作中已经可以看到以‘罗斯土地’、‘统一的俄罗斯’、‘俄罗斯世界’、‘俄罗斯信仰’等概念为核心的泛俄主义思想的具体呈现。

**关键词:**泛俄罗斯主义; 俄罗斯; 东正教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3.229

2012 年 4 月 18 日, 在明斯克举办了主题为“西方俄罗斯主义: 过去和现在”的国际会议。在会议上, 俄国历史学家奥列格·涅门斯基提出了一个新概念即“泛俄罗斯主义”(Панрусизм), 他在文章中指出, “泛俄罗斯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 它主张所有东斯拉夫人共同的俄罗斯身份, 并倡导他们的历史、文化和政治统一的理念……泛俄主义的特点是将‘罗斯土地’、‘统一的俄罗斯’、‘俄罗斯世界’、‘俄罗斯信仰’等概念现实化。‘罗斯土地’是指古代罗斯的基本领土和新的(后来东斯拉夫人居住的)土地, 同时也是俄罗斯教会规定的领土。‘俄罗斯世界’——是指将世界各地的俄罗斯文化和语言的载体团结在一起的整个俄罗斯文化和俄罗斯语言的空间。‘俄罗斯信仰’——主要是指俄罗斯传统的东正教, 但也包括其他具体的地方形式的东方基督教, 有时也指一般的前基督教信仰。‘统一的罗斯’是指罗斯土地和人民的文化和政治上的统一。”<sup>2</sup>

涅门斯基提出了一个新的名词, 但是从他概念本身的阐释而言, 这个新名词的涵义并不新鲜, 在俄语中早就有“全俄罗斯历史”(общерусская история)、“全俄罗斯文化”(общерус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全俄罗斯世界”(общерусский мир)等概念来表达相似的内容, 这些分散的概念结合在一起形成的就是“全俄罗斯意识形态”(общерусская идеология), 即泛俄罗斯主义。泛俄罗斯主义思想形成的历史基础是东斯拉夫夫人对统一的基辅罗斯时代的共同记忆和对俄罗斯人身份的自我认同。在俄国作家果戈理的书信和创作中已经可以看到以‘罗斯土地’、‘统一的俄罗斯’、‘俄罗斯世界’、‘俄罗斯信仰’等概念为核心的泛俄主义思想的具体呈现。

在果戈理的小说《可怕的复仇》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句话: “一直到喀尔巴阡山听到的语言都是俄语, 而山的另一边有些地方的语言与俄语很像; 但在那个地方已经是不同的信仰, 不同的语言了。”<sup>3</sup>喀尔巴阡山脉“形成一个巨大的马蹄形屏障横亘在加里奇人和匈牙利人之间。”<sup>4</sup>加里奇地区即今天乌克兰境内的加利西亚, 喀尔巴阡山脉作为一道天然屏障保护着包括加里奇地区在内的乌克兰领土。《可怕的复仇》讲述的故事发生在 1596 年教会合并之后, 此时加利西亚地区已经是波兰——立陶宛联邦的国土; 而在果戈理生活的年代, 加利西亚地区归奥地利帝国管辖, 可见, 果戈理对乌克兰疆域的描述既不是基于十七世纪的政治现实, 也不是基于十九世纪的政治现实, 他以语言和信仰为基础划定俄罗斯疆域的界限, 其依据来源于古老的基辅罗斯时代。

10 到 13 世纪中叶, 在古罗斯的土地上形成了一个以基辅为中心的政治体, 十九世纪学者将那个时代命名为

**作者简介:**侯丹(1976—), 女, 博士, 研究方向为俄罗斯文学。

<sup>2</sup> Олег Неменский Панрусизм <https://zapadrus.su/2012-04-11-14-59-43/2012-04-11-15-07-21/622--lr.html>

<sup>3</sup> 果戈理:《果戈理短篇小说选》, 侯丹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1 年, 第 47 页。

<sup>4</sup> 果戈理:《果戈理短篇小说选》, 侯丹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1 年, 第 46 页。

基辅罗斯，在古斯拉夫语中的记载则是罗斯（Роусь），或罗斯国土（роусьская земля）。基辅罗斯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而是一些不同城市和部落之间的联盟。公元 988 年左右，弗拉基米尔大公带领罗斯土地上的臣民皈依了基督教。统一的信仰让分散各处的公国臣民有了一致的精神生活，从此东正教成为罗斯人的共同信仰，也成为此后俄罗斯人自我身份认知的宗教基础。需要注意的是，基辅罗斯选择的是拜占庭的希腊正教，而不是罗马的天主教，他们的宗教选择和对信仰的忠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后来的历史进程。

自从 1240 年基辅罗斯被蒙古人攻陷之后，罗斯国土陷入四分五裂的状态。位于西南边境的加利西亚——沃里尼亚公国最终一分为二，沃里尼亚被立陶宛公国吞并，加利西亚则被波兰收入囊中。罗斯国土的分裂最终导致了信仰与文化的分裂，波兰文化和罗马天主教对罗斯人民的影响日益加剧，罗斯人在不同的文化空间里各自发展，最终形成了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大俄罗斯。“大俄罗斯逐渐地与莫斯科公国联系在一起，而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则与立陶宛和波兰拴在一块了。虽然都始于同一个基辅传统，但政治上的分离逐渐拉大了文化间的差异。”<sup>1</sup>

1596 年，波兰治下的部分东正教神职人员在基辅都主教的带领下宣布服从罗马教皇的领导，接受天主教，但保留东正教仪式的元素，双方签订了《布列斯特联盟条约》，联合教派就此出现。波兰政府和罗马教会希望通过根除西部俄罗斯人身上的东正教信仰来割裂他们与莫斯科俄罗斯人的联系，因为这个精神信仰被理解为“俄罗斯信仰”。十七世纪初，在天主教势力的压迫下波兰——立陶宛联邦境内罗斯旧土上的东正教徒多次爆发起义。1654 年，哥萨克领袖梅尔尼茨基在起义失利后，选择与莫斯科结盟，双方签订了《佩列亚斯拉夫条约》，赫梅尔尼茨基带着他的军队和土地一起并入了莫斯科。《佩列亚斯拉夫条约》的签订导致了俄罗斯与波兰——立陶宛联邦之间长达十三年的战争，最终两国在 1667 年签订了《安德鲁索沃条约》，基辅、斯摩棱斯克和第聂伯河左岸的大部分领土并入了莫斯科公国。基辅罗斯的国土与人民实现了自 13 世纪蒙古人入侵以来的最大规模的统一。18 世纪末，日渐衰弱的波兰被俄罗斯、奥地利和普鲁士三次瓜分，俄罗斯统一了除加利西亚地区之外的全部罗斯国土，以莫斯科为中心的统一的俄罗斯世界和俄罗斯文化开始形成。

果戈理的故乡——位于第聂伯河左岸的波尔托瓦——在《安德鲁索沃条约》签订之后并入了俄罗斯帝国的版图。果戈理出生于 1809 年，在他成长的年代小俄罗斯与大俄罗斯结合为统一国家已经是一个确定无疑的政治现实，果戈理在全俄罗斯团结统一的意识形态影响下成长，形成了带有朴素的泛俄主义色彩的历史观。在小说《可怕的复仇》中果戈理对俄罗斯疆域的界定正是建立在基辅罗斯时代全罗斯国土的概念之上。

## 二

果戈理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初曾经先后在爱国女中和彼得堡大学担任历史教师一职业，他花了很多时间来研读乌克兰历史，在报刊上发表历史研究文章，甚至打算写出一部多卷本的乌克兰史和一部世界通史，在对乌克兰历史的解读和地区称呼上都表现出了果戈理的泛俄主义倾向。

关于自己的故乡，果戈理很少叫它“乌克兰”，总是亲切地称之为“小俄罗斯”。小俄罗斯和乌克兰是可以互换的名称，在波兰——立陶宛联邦时代对这一地区还有另一种叫法——罗塞尼亚，不同的称呼不仅与不同的政治力量有关，而且也与自身的身份选择密切相关。“小俄罗斯”的叫法不仅保留了对基辅罗斯时代的共同记忆，而且表明了对俄罗斯人身份的认同。

在果戈理写下的所有关于乌克兰历史的文本中，他采用的说法都是“小俄罗斯历史”。1834 年 1 月果戈理在给波戈津的信中说，“我现在完全沉浸在《小俄罗斯历史》和《世界通史》的写作中……”<sup>2</sup>他在给自己的同乡马克西莫维奇的信中承诺：“我要从头到尾”写完《小俄罗斯的历史》。<sup>3</sup>同年，果戈理在《北方蜜蜂》上发布了“关于出版《小俄罗斯史》的公告”，请求人们寄送不同的材料：笔记、编年史、歌曲等给他，帮助他完成小俄罗斯史的写作。他在公告中写道，“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部令人满意的关于独立于俄罗斯近四个世纪的小俄罗斯人民的历史。”<sup>4</sup>他想亲自撰写一部小俄罗斯史，“详细介绍俄罗斯的这一部分是如何从俄罗斯分离出来的；这个好战的民族，性格和功绩皆十分独特的哥萨克是如何在其中形成的；三个世纪以来，哥萨克是如何用手中的武器获得他们的权利并顽强地捍卫他们的宗教……整个国家如何逐渐获得新的权利取代旧的，最后完全与俄罗斯合并”。<sup>5</sup>在果戈理的认知中“小俄罗斯”是统一的俄罗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他将乌克兰称为“俄罗斯的这一部分”，将他

<sup>1</sup> (美) 尼古拉·梁赞诺夫斯基 马克·斯坦伯格：《俄罗斯史》（第八版），杨烨 卿文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 年，第 136 页。

<sup>2</sup> Гоголь Н. В.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14 т. Изд-во АН СССР, 1937—1952. Т. 10. 1940. с. 294.

<sup>3</sup> Гоголь Н. В.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14 т. Изд-во АН СССР, 1937—1952. Т. 10. 1940. с. 296.

<sup>4</sup> Гоголь Н. В.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14 т. Изд-во АН СССР, 1937—1952. Т. 9. 1952. с. 76.

<sup>5</sup> Гоголь Н. В.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14 т. Изд-во АН СССР, 1937—1952. Т. 9. 1952. с. 76.

独立于俄罗斯的历史视为一种“分离”。

果戈理将立陶宛——罗斯时代看作是罗斯领土的分割和文化的断裂，他在《略论小俄罗斯的形成》一文中果戈理写道：“南部俄罗斯在立陶宛王公强有力的庇护下，完全从北部俄罗斯分离。它们之间的一切联系都中断了，形成了称呼同一名字——俄罗斯的两个国家，一个处在鞑靼的桎梏下，另一个处在同一的帝王权标下。但它们之间已经没有往来了。”<sup>1</sup>果戈理把波兰和立陶宛对乌克兰的统治看成是俄罗斯人受外族压迫的历史，他从乌克兰民歌中听到了人民“心灵的哭声”，“它的尖叫声有时听起来很像心灵的哭声，以至于心脏突然间颤抖起来，仿佛有一把锋利的铁器触碰到它。有时凄凉的、冷漠的绝望是那么强烈，以至于听众出了神，感觉希望已经远离了世界。在另一些地方听到的是断断续续的痛苦呻吟。这是用暴力把婴儿从母亲身边夺走、伴着残忍的笑声把婴儿砸向岩石时，母亲发出的令人难以忍受的号哭……在那个时代，当教会合并凶猛地闯入时，小俄罗斯就是这样毫无防范。通过这些声音，人们可以猜到它过去的苦难……”<sup>2</sup>

在布列斯特联盟签订之后，联合教派开始大肆吞并东正教教堂，南俄草原上勇敢强悍的哥萨克群体成为抵抗异教入侵、守卫东正教的俄罗斯世界的主要力量。果戈理在他的“小俄罗斯”小说中特别写到了那个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的乌克兰人民，他把历史表现得明亮而生动，同时达成了两个目标：让世界看到了南俄草原上的小俄罗斯人，并唤醒了这个民族的自我意识，使他们了解自己的过去，相信自己的未来。

### 三

果戈理热爱乌克兰，这是毋庸置疑的，他通过文学写作抒发自己对故乡的热情，塑造出乌克兰充满诗意的美好形象。但果戈理并不是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他始终认同自己的俄罗斯人身份，身份认同就其本质而言是以统一的古罗斯时代记忆和宗教情感为前提的，这一记忆和情感在果戈理以哥萨克为主人公的历史小说中表达得最为鲜明。

在小说《可怕的复仇》中哥萨克首领达尼洛说，“上帝保佑，我还没干过一件有损名誉的事：一直在保卫东正教信仰和祖国，不像那些流浪汉，当东正教徒殊死战斗的时候，天知道他们在哪儿闲逛，过后却突然出现，来收割不是他们播种的庄稼。”<sup>3</sup>在哥萨克人的认知中东正教与俄罗斯是一个密不可分的统一体，他们是最虔诚的东正教徒，为了守护信仰不惜献出生命，“这一民族在起始时已具有一个主要目标——同异教徒战斗并保持自身的宗教纯洁。”<sup>4</sup>达尼洛将背叛东正教看成是不可饶恕的罪行，他的岳父因为暗地里同东正教俄罗斯的敌人——天主教徒相互勾结出卖自己人而被他关在了地牢里。在小说《塔拉斯·布尔巴》中背叛东正教信仰的安德烈遭到了更加可怕的惩罚，他因为爱上波兰美女离开了自己的队伍，加入了天主教徒的阵营，最终在战场上被自己的父亲老布尔巴亲手杀死。

《塔拉斯·布尔巴》是一首关于俄罗斯精神、俄罗斯力量及全体俄罗斯世界的赞歌，一个关于爱情与背叛、鲜血与勇气的传奇故事在哥萨克与异教徒展开殊死斗争的宏大背景之下具有了超越故事本身的家国意义。果戈理笔下的塔拉斯·布尔巴不仅是小俄罗斯的守卫者，而且是整个东正教的俄罗斯世界的守卫者，布尔巴在小说结尾处发表的悲情演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等着吧，会让你们知道什么是正教的俄罗斯的信仰，这一天正在到来，并且一定会到来！如今远近四方的人们已经感觉到，俄罗斯的土地上正在出现自己的帝王，世界上将没有一种力量会不屈服于他的！……”<sup>5</sup>果戈理不断地将哥萨克气质、正教信仰以及爱国激情与俄罗斯联系在一起，认为哥萨克气质来源于“俄罗斯性格中粗犷而又奔放的习性”<sup>6</sup>，这是俄罗斯性格中的一面得到深入发展的结果。哥萨克勇士希洛在倒下之前对伙伴们说到，“别了弟兄们！伙伴们！祝正教的俄罗斯大地万寿无疆，祝它永远光荣！”<sup>7</sup>斯捷潘在被长矛挑杀之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但愿敌人统统完蛋，俄罗斯大地永远欢乐！”<sup>8</sup>果戈理在有意地强调哥萨克与俄罗斯世界的所属关系，强调以东正教信仰为精神纽带的整个俄罗斯世界的统一性。

从乌克兰草原到遥远的莫斯科在果戈理的疆域界定中都属于“俄罗斯大地”，整个“俄罗斯大地”都是哥萨克们要守护的对象，他们效忠的并不是莫斯科里人的俄罗斯，而是信仰意义上的俄罗斯，因为罗斯时代实际的政治空

<sup>1</sup> 果戈理：《果戈理全集》第七卷，彭克巽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69页。

<sup>2</sup> Гоголь Н. В.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14 т. Изд-во АН СССР, 1937—1952. Т. 8. 1952. с. 96—97.

<sup>3</sup> 果戈理：《果戈理短篇小说选》，侯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第12页。

<sup>4</sup> 果戈理：《果戈理全集》第七卷，彭克巽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71页。

<sup>5</sup> 果戈理：《果戈理全集》第二卷，陈建华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195页。

<sup>6</sup> 果戈理：《果戈理全集》第二卷，陈建华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50页。

<sup>7</sup> 果戈理：《果戈理全集》第二卷，陈建华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155页。

<sup>8</sup> 果戈理：《果戈理全集》第二卷，陈建华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156页。

间就是俄罗斯东正教会管辖的领土，“当罗斯的众公国被宰割时，在赢取东斯拉夫民族的信任上，教会比任何一个世俗君主都更有优势。”<sup>1</sup>“没有比信仰更强大的力量”，正教信仰将所有东正教徒凝聚到了统一的精神旗帜之下，哥萨克人最终选择与莫斯科公国联合也恰恰是因为莫斯科公国在宗教和世俗的双重意义上成为俄罗斯世界的精神领袖。15世纪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在拜占庭帝国陷落之后把称号改为“全罗斯大公”，首次公开表达了收集全罗斯领土的野心，宣告了反对波兰、立陶宛夺取基辅罗斯遗产的立场。与此同时，从前统一的基辅都主教辖区在十五世纪一分为二，一个中心在莫斯科，另一个中心在维尔纳（现在的维尔纽斯）。随着拜占庭帝国的陷落，教会将恢复正教荣光的希望寄托在莫斯科身上，莫斯科也开始以“第三罗马”自居。1547年在伊凡四世的加冕典礼上，“大主教马卡在伊凡的身上画了一个十字，并将莫诺马赫的王冠戴在他的头上，这象征着他的权力既来自于教会，也来自于拜占庭帝国。”<sup>2</sup>东正教的精神权威中心从基辅转移到了莫斯科，这是乌克兰的东正教徒最终背弃波兰、倒向莫斯科的一个重要原因。

需要指出的，小说《塔拉斯·布尔巴》共有两个版本。第一版发表于1835年出版的小说集《米尔戈罗德》中，第二版收录在1842年出版的四卷本文集中。在第一版中果戈理提到十五世纪的乌克兰时，说那里是“有争议的、未决定归属的财产”<sup>3</sup>；而在第二版中果戈理直接将乌克兰称为“原始的南俄罗斯”<sup>4</sup>。塔拉斯·布尔巴的形象在第一版中是乌克兰草原上的哥萨克，而在第二版中布尔巴是“俄罗斯大地”上的哥萨克，他变成了一个坚定的泛俄主义者，热情捍卫俄罗斯东正教和沙俄帝国，那段充满帝国意识的悲情演讲也是1835年版本中不曾出现的内容。这些改动都表明果戈理在第二版中有意识地加强了哥萨克与俄罗斯之间的联系，“关于乌克兰和俄罗斯这两个民族具有共同的历史命运的思想，关于这两个民族兄弟般联系牢不可破的思想贯穿于《塔拉斯·布尔巴》的始终。”<sup>5</sup>

#### 四

对俄罗斯语言的忠诚是果戈理泛俄主义倾向的另一个表现。作为一名作家，果戈理终其一生都用俄语写作。要理解果戈理的选择，有必要了解一下当时俄罗斯社会的语言使用情况。彼得大帝改革之后，在俄罗斯日常生活中法语和俄语并存：前者主要用于上流社会之间的交际和公文信函，而后者主要是在平民中间使用。“18世纪的俄罗斯书面语是一种毫不优美的语言混合体，由古老的教会斯拉夫语、一种被称为“公署体”的官僚术语和从波兰引进的拉丁语组成。没有固定的语法或者拼写方法，许多抽象的词语也没有清晰的解释。这是一种学究式的晦涩语言，和上流社会的口语（基本上是法语）以及俄罗斯农民所讲的大白话之间没有什么联系。”<sup>6</sup>在当时的俄国上流社会，文学阅读仍然以法国作品为主，“19世纪初俄罗斯诗人所面临的挑战：必须创造一种以社会中人们所说的语言为基础的文学。”<sup>7</sup>普希金在前辈作家的基础上革新了俄罗斯文学语言，创造了全新的俄罗斯标准语。当果戈理步入文坛时，俄语文学写作正处于蓬勃发展之际，作家们用俄语写作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俄国社会有教养阶层开始对俄语文学产生兴趣并用俄语进行通信。果戈理曾多次赞美俄语的优美和丰富，“没有一种词语能像俄语词这样多姿多彩，这样大胆、活泼，扣人心弦，这样沸腾、充满活力，这样恰如其分。”<sup>8</sup>“俄语在您面前是个庞然大物！深深的乐趣呼唤着你，那就是陷入其浩瀚无边并捕捉其奇妙规律的乐趣，在其中，就像在一个宏伟的建筑中一样。”<sup>9</sup>当时乌克兰语作为一种地方性语言只限于在小俄罗斯居民中间使用，一些乌克兰作家用它来写作具有地方特色的喜剧，果戈理的父亲也创作了几部这样的喜剧，但它不适用于严肃文学的创作。当时乌克兰语的高级书面语形式尚未形成，现代乌克兰书面语是在为果戈理作传的著名传记作家库里什发明的拼写法基础上形成的，而库里什在1856年出版的《南俄笔记》第一卷中才首次使用这种拼写方式。

库里什在发明了新的乌克兰语拼写法之后，看到自己的发明被分离主义者滥用，感到十分痛心，他在给加利西亚亲俄派人士雅科夫·霍洛瓦茨基的信中写道：“你知道，在你们加利西亚被称为库里什夫卡的拼写法，是我在俄罗斯所有人都忙于在老百姓中普及识字的时候发明的。为了让那些不能长时间学习的人识字更容易，我发明了一种简化的拼写法。但现在他们却把它做成了一面政治旗帜。波兰人很高兴地看到，不是所有的俄罗斯人都以同样的方式书写俄语。他们开

<sup>1</sup> (英)杰弗里·霍斯金：《俄罗斯史》（第一卷），李国庆 宫齐 周佩红 郭燕青译，南京日报出版社，2013年，第68页。

<sup>2</sup> (英)杰弗里·霍斯金：《俄罗斯史》（第一卷），李国庆 宫齐 周佩红 郭燕青译，南京日报出版社，2013年，第103页。

<sup>3</sup> Гоголь Н. В.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14 т. Изд-во АН СССР, 1937—1952. Т. 2. 1952. с. 283.

<sup>4</sup> Гоголь Н. В.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14 т. Изд-во АН СССР, 1937—1952. Т. 2. 1952. с. 46.

<sup>5</sup> (俄)米·赫拉普钦科：《尼古拉·果戈理》，刘逢祺 张捷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第188页。

<sup>6</sup> (英)奥兰多·费吉斯：《娜塔莎之舞：俄罗斯文化史》，郭丹杰 曾小楚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65页。

<sup>7</sup> (英)奥兰多·费吉斯：《娜塔莎之舞：俄罗斯文化史》，郭丹杰 曾小楚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65页。

<sup>8</sup> Гоголь Н. В.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14 т. Изд-во АН СССР, 1937—1952. Т. 6. 1951. с. 109.

<sup>9</sup> Гоголь Н. В.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14 т. Изд-во АН СССР, 1937—1952. Т. 12. 1952. с. 125.

始特别赞美我的发明：他们以它为基础建立自己的荒唐计划……看到这面旗帜在敌人手中，我将是第一个打击它的人，并将以俄罗斯统一的名义放弃我的拼写法……”<sup>1</sup>因此，果戈理对俄罗斯语言的忠诚在当时的乌克兰知识分子中间并非异类，更不是对乌克兰语的背叛，而是站在全俄文化的立场做出的合理选择。

俄罗斯哲学家特鲁别茨科伊曾写道：“自彼得时代以来在俄罗斯存在和发展的文化，不是莫斯科文化有机的、直接的延续，而是基辅、乌克兰文化的有机直接延续。它可以在文化的所有分支中找到痕迹。以文学为例，在莫斯科和西部俄罗斯的优美文学、宗教文献和科学文献中使用的语言都是教会斯拉夫语。”<sup>2</sup>教会斯拉夫语受到各个地区日常生活口语的影响，在不同区域逐渐形成了不同的变体，俄语就是从教会斯拉夫语发展而来，因此，果戈理用俄语写作传承的仍然是基辅文化传统。果戈理不仅以自己的艺术创作开创了俄国文学史上的一个时代，而且对俄罗斯文学语言发展的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将活泼的乌克兰民间语言输送到俄语当中，创造了生动而鲜明的表达方式，以自己的努力让俄罗斯文学语言的面貌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乌克兰《U-论争》报纸主编安纳托里·格拉西姆丘克曾引用苏联作家米哈伊尔·阿列克谢耶夫的话对此作出评价，“果戈理这个最伟大的巫师改变了俄罗斯文学语言的本身，用浪漫主义的强风吹鼓了它的风帆，给予俄语单词独特的乌克兰式的狡黠，那就是‘笑’……”<sup>3</sup>

## 五

果戈理说：“应当热爱俄罗斯”<sup>4</sup>，这对当代俄罗斯人来说很好接受，但我们必须知道的是，果戈理口中的俄罗斯也包括乌克兰。乌克兰和俄罗斯在历史上作为一个曾经统一的国家在国防、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甚至在人民的精神气质上也是相互渗透、相互补充的。果戈理在给自己的挚友斯米尔诺娃的信中曾经写道：“关于我的心是怎样的，是霍霍尔人<sup>5</sup>的还是俄罗斯人的，因为我从您的信中看到，这个问题一度成为您和他人议论和争论的主题，我可以告诉您，我自己也不知道我的心是霍霍尔人的还是俄罗斯人的。”<sup>6</sup>对果戈理来说俄罗斯是他的祖国，乌克兰是他的故乡，在他对两者的爱之间不存在任何矛盾，他既不愿，也不能对自己的心灵做出非此即彼的区分。

今天，在俄乌两国彻底分裂为两个国家，且政府间关系并没有向良好方向发展之后，两国之间正在展开一场“争夺果戈理”的意识形态运动。一直以来果戈理在俄罗斯都被认为是自己人，在所有俄罗斯文学史著作中果戈理都占据了十分重要的一席，他不仅是俄罗斯心灵的表达者，同时也是其建造者，如果没有果戈理俄罗斯的精神文化将会呈现出另一种样貌。而在乌克兰，人们对果戈理的态度是复杂的，亲俄派人士喜欢果戈理，将他的创作看成是两国人民共同的精神财富，而乌克兰的民族主义者对果戈理却有着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一些人把试图把果戈理打造成乌克兰民族主义作家，把他的作品解释为对沙俄帝国的批判与否定，割裂他与俄罗斯之间的血肉联系，另一些人则拒绝把果戈理看成自己人，把他当成一个纯粹的俄罗斯作家来对待，甚至在一些乌克兰本土的教科书中都把果戈理的名字归入外国作家之列。一些乌克兰学者指责果戈理为了成为一名俄罗斯作家而放弃了他的乌克兰身份，这是片面且荒谬的，苏联作家米哈伊尔·阿列克谢耶夫曾经写道，“果戈理如果在精神上、血统上、本质上不是乌克兰人，能写出《狄康卡近乡夜话》、《索罗庆采集市》、《五月之夜》、《塔拉斯·布尔巴》吗？”<sup>7</sup>大多数乌克兰人是愿意接受果戈理的，但是他们更愿意接受一个去俄罗斯化的果戈理，这种意愿在2000年出版的《塔拉斯·布尔巴》的乌克兰语译本中表达得十分明确。

十月革命之前，《塔拉斯·布尔巴》在版本数量和发行量方面都处于领先地位。因为它与官方人民性的概念相当一致，所以它的出版得到了俄罗斯国民教育部的支持。这部作品在小俄罗斯很受欢迎，乌克兰人在这部作品中发现了自己的过去，发现了自己的民族特性，并为自己哥萨克祖先们的丰功伟绩感到自豪。在苏联时代，《塔拉斯·布尔巴》以其崇高的爱国主义激情和英勇无畏的牺牲精神受到俄乌读者共同的喜爱，苏联学者普罗霍洛夫曾写道，“对于我们祖国的所有人民来说《塔拉斯·布尔巴》都是那样一部作品，其伟大的爱国主义思想将永远流传。”<sup>8</sup>苏联解体之后在《塔拉斯·布尔巴》中反复出现的“俄罗斯”一词在乌克兰人眼中开始变得刺目。在苏联解体

<sup>1</sup> Отрывок из письма П.А. Кулиша к Я.Ф. Головацкому, см.: Твори Пантелеймона Куліша. Львів, 1910. с. 699 – 700.

<sup>2</sup> Трубецкой Николай Сергеевич. Европа и Евразия <https://document.wikireading.ru/hcs2uj6C9I>

<sup>3</sup> УАргумент. 02.02.2015. <http://uargument.com.ua/print.php?id=10669>

<sup>4</sup> 果戈理：《果戈理全集》第六卷，任光宣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121页。

<sup>5</sup> 沙皇俄国时代对乌克兰的戏谑表鄙称呼。

<sup>6</sup> Гоголь Н. В.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14 т. Изд-во АН СССР, 1937—1952. Т. 12. 1952. с. 418—419.

<sup>7</sup> УАргумент. 02.02.2015. <http://uargument.com.ua/print.php?id=10669>

<sup>8</sup> Прохоров Е. И. «Тарас Бульба» в русской критике // Гоголь Н. В. Тарас Бульба / АН СССР,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 1963. с. 198.

之后出现的乌克兰语译本中"俄罗斯"和"俄国人"等词皆被删除,"俄罗斯力量"被译为"乌克兰力量","俄罗斯大地"变成了"哥萨克大地"<sup>1</sup>,将果戈理从全俄罗斯视角展开的历史叙事压缩为乌克兰民族主义叙事,这显然违背了果戈理的创作初衷。

乌语新译本中对《塔拉斯·布尔巴》的改写反应了乌克兰人民在苏联解体之后急于摆脱俄罗斯的长期影响、确立独立民族身份的心态。果戈理在小说中明确表达的全俄罗斯统一的理念、以及他对全体俄罗斯世界的祝福和期待不仅没有实现,而且俄乌两国曾经不分彼此、合二为一的历史也成为当代乌克兰人极力摆脱的过往。

综上,中世纪波兰和立陶宛对乌克兰地区的占领与统治造成了乌克兰与大俄罗斯在政治和文化上的长期分离。十七世纪下半叶,随着罗斯国土的重新统一两者之间在意识形态上的差异逐渐消弭,形成了统一的以东正教为基础的俄罗斯世界。早在十九世纪,俄国作家果戈理就表现出了与涅门斯基提出的"泛俄罗斯主义"相一致的思想倾向。'罗斯土地'、'统一的俄罗斯'、'俄罗斯世界'、'俄罗斯信仰'等概念在果戈理的文论、书信与文学作品中得到了一一呈现。把果戈理作品中的乌克兰和俄罗斯当成两个截然不同的民族来看待是完全错误的。果戈理时代的乌克兰是庞大的俄罗斯帝国的一部分,这片土地和人民无论是从族群层面、还是宗教层面都早已和大俄罗斯融为一体。正如不能从过去的视角评判现实一样,同样不能从现实的视角来评判过去,我们不能从当下政治现实出发去质疑果戈理的选择,对于果戈理本人和他的作品唯有放在历史和文化的语境中才能进行客观的评价。

参考文献:

- [1] Олег Неменский Панрусизм[EB/OL] <https://zapadrus.su/2012-04-11-14-59-43/2012-04-11-15-07-21/622--lr.html>
- [2] 果戈理:《果戈理短篇小说选》[M],侯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
- [3] (美)尼古拉·梁赞诺夫斯基 马克·斯坦伯格:《俄罗斯史》(第八版)[M],杨烨 卿文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
- [4] Гоголь Н. В.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14 т.[M] Изд-во АН СССР, 1937—1952. Т. 10. 1940.
- [5] 果戈理:《果戈理全集》[M],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
- [6] (英)杰弗里·霍斯金:《俄罗斯史》(第一卷)[M],李国庆 宫齐 周佩红 郭燕青译,南京日报出版社,2013年。
- [8] (俄)米·赫拉普钦科:《尼古拉·果戈理》[M],刘逢祺 张捷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
- [9] (英)奥兰多·费吉斯:《娜塔莎之舞:俄罗斯文化史》[M] 郭丹杰 曾小楚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
- [10] Твори Пантелеймона Куліша[M]. Львів, 1910.
- [11] Трубецкой Николай Сергеевич. Европа и Евразия[EB/OL] <https://document.wikireading.ru/hcs2uj6C9l>
- [12] УАргумент. 02.02.2015 [EB/OL]. <http://uargument.com.ua/print.php?id=10669>
- [13] Гоголь Н. В. Тарас Бульба / АН СССР[M],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 1963.

## On Gogol's Pan-Russianism and National Identity

Hou Dan<sup>1</sup>

<sup>1</sup> Institute of Foreign Literatur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Abstract:** Oleg Nemensky, a Russian historian, proposed a new concept, "Pan-Russianism", which was formed on the historical basis of the East Slavs' common memory of the unified Kievan Ross era and the self-identification of the Russian identity. From Nemensky's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cept, we can see pan-Russianism as an ideology is not a new thing. It has emerged already in the 19th century. In the letters and writings of the Russian writer Gogol can be found the concrete presentation of the concepts such as 'the land of Ross', 'united Russia', 'the Russian world', 'the Russian beliefs' and so on.

**Keywords:** Pan-Russianism; Russia; Orthodoxy

<sup>1</sup> 参见 Редакція Івана Малковича та Євгена Поповича на основі перекладу Миколи Садовського о. <https://ukrclassic.com.ua/katalog/gg/gogol-mikola/1752-mikola-gogol-taras-bulba>.